

# 红藏

进步期刊总汇 (1915—1949)

文 丛

②

湘潭大学出版社

# 红藏

进步期刊总汇 (1915-1949)

文 丛

②

湘潭大学 出版社

# 目 录

## 第一卷 第三号

|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-----|
| 同乡们    | 张天翼 | 四   |
| 梦      | 巴金  | 三三  |
| 药      | 葛琴  | 三七  |
| 苦吟     | 陆蠡  | 五〇  |
| 旁听     | 绀弩  | 五二  |
| 若有其事四章 | 薛大惜 | 六七  |
| 梦之谷    | 萧乾  | 六九  |
| 『雀蓑记』  | 李广田 | 八五  |
| 小人物    | 齐同  | 八九  |
| 瓶花采    | 单却  | 一〇五 |
| 寄      | 康嗣群 | 一〇七 |
| 还乡     |     |     |
| ——掠影记  | 芦焚  | 一一〇 |
| 江南春    | 靳以  | 一三四 |
| 原野     | 曹禺  | 一三七 |

第一卷 第四号

|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|
| 十七包糖        | 蒋牧良  | 一八八 |
| 花圈与宝光       | 李广田  | 二一二 |
| 女客          | 单却   | 二一六 |
| 漫题『云』和『牧羊女』 | 端木蕻良 | 一三五 |
| 生存          | 沈从文  | 二三八 |
| 散文四篇        | 丽尼   | 二四八 |
| 早春的寒雨       | 靳以   | 二五三 |
| 『刻意集』       | 何其芳  | 二六九 |
| 苦役          |      |     |
| ——掠影记       | 芦焚   | 二七五 |
| 醉           | 巴金   | 二九〇 |
| 梦之谷         | 萧乾   | 二九六 |
| 原野          | 曹禺   | 三二四 |

---

# 文叢

純創作月刊

第六期

文生生活出版總經售

# 文叢

純創作月刊

第一卷 第三號

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

純創作  
月刊

# 文叢

第一卷

第三號

目次

同鄉們〔小說〕

張天翼〔四八〕

藥〔小說〕

葛琴〔四九〕

旁聽〔小說〕

紺弩〔四九〕

還鄉〔小說〕

蘆焚〔五〇〕

小人物〔小說〕

齊同〔五一〕

原野

曹禺〔五一〕

夢

巴金〔五二〕

苦吟

陸蠡〔五二〕

寄——

康嗣羣〔五二〕

江南春

靳以〔五三〕

若有其事四章

薛大惜〔五三〕

瓶花採

單卻〔五三〕

夢之谷〔五〕

蕭乾〔五三〕

「雀巢記」

李廣田〔五三〕

# 同鄉們

張天翼

那艘新打好的駁船顯出一付無可奈何的樣子——在這江灘上仰睡着。他們十四個人像螞蟻似的巴在他身上，用鑿子把麻筋打進船縫裏去，震得牠直打寒噤，還悶氣地叫着：『橈，橈，橈！』這些聲音彷彿是看得見的東西——一個個打船身上濺開來，跳出這泥灘，跌到了江面上。

可是漸漸的——牠响得沒了勁兒。很吃力地哼了幾聲，這就安靜下來了。

司務們歇了工。用袖子揩揩臉上的汗，鏘鏘地收拾起他們的斧頭鑿子。

『又是一天！』長豐大叔自言自語着，把蹲麻了的腿子伸直。『啊，如今吹的是南風。明日子要熱和了。』他吐一口唾沫，偷偷地掃了大家一眼。唾沫星子頂着風飛了回來，洒到了他灰白鬍子梗上。眉毛一皺一揚的，他尖臉上那片疙里疙瘩的紅皮——就很不安一樣的在那里抽動。那雙受了風的紅眼睛也擠得眯小了許多。

『珠子使勁揩着沾在手上的桐油。說話的時候也不抬起眼睛，祇冷冷地微笑着：『熱和了就有路徑：棉襖又進得當鋪了。』』

老板劉鬍子●啣着煙屁股，挺起肚子叫：

『要花邊——就把棉襖抵給長豐大叔囉！同鄉人到底親些。本地當舖一門子欺人，規規矩矩的話。』

長豐大叔感到身子給簸動了一下。他吃力地笑一笑，視線捉摸不定地往前面溜了一轉：好像要抓住什麼東西——可又抓不住似的。

『再不熱和起來就沒天理了，』他搭着嘴。『交了春還這麼冷，這個天呀——噯，叫做天心大變。』

誰都沒有理他。祇有抽麻絮的華老九很畏縮地看了他一眼。嘴角上似乎還閃了一絲笑意，顯得要跟他長豐大叔親近親近，不過又彷彿有什麼顧忌。

長豐大叔挺吃力地往他那茅棚走去，坐到門口那塊石頭上。他瞧着華老九那付年青的闊肩膀，忽然起了一種不高興的感覺，好像本來是他自己的東西——如今給他們搶了去：他們受用着，他們撇開了他。

『這小子做人沒主意，』他低着頭嘟囔，似乎在仔細聽着自己的話。『才來了個把月，就跟他們胡天胡帝瞎攪！』

他輕輕地嘯一口氣，抬起了那雙眯小了的眼睛。

大江上游——太陽正慢慢地往下壓，破破爛爛的雲塊給炙得發紅：看去簡直是在那里融化，馬上就會要滴下來。

●他們趕着工頭叫老板的。

江水好像是打太陽裏滾出來的，結成一層紫金色的皮，帶着強硬勁兒往東直瀉。一碰到這灘上——受了阻攔，就生氣地噴出了白沫，還敲着靠灘泊着的船，想要拔出牠們錨來把牠們攆跑。

冷風刮到石砌高岸邊，又給彈了回來——在這泥灘上散開了。地下的刨花沙沙沙地亂滾，一些小孩子追着搶着抓起來裝到他們的籃子裏。

長豐大叔打了個寒噤。小褂上的汗水簡直結成了冰，一股刺人的冷氣從脊背直透進他的心裏。

他的同伙們還站在前面嘻嘻哈哈地說着：他覺得那些聲音織成了一片整東西，把他嚴嚴地包住了。他雖然極力不去看他們，可是他感得到他們有人瞟了他幾眼。

照例在這時候，光二麻子打了燒酒來，拿這花露水瓶子對着嘴喝着。於是珠牙子帶着陰沉沉的臉色跟他開玩笑，好像這些玩笑是不得已才開的。華老九就總是默笑着，眼睛裏放光。

「華老九，華老九，」長豐大叔叫，看着那年青夥子走過來。「你膀子還疼不疼？」

「好些了，」那個很不要緊地答。

接着摸摸自己的膀子：顯然他自己並不注意這些病痛，不過爲了敷衍這位老年人就是了。

長豐大叔吐口唾沫，抹抹嘴，開導起那小夥子來：

「真要養息養息呀。年紀青青的不管牠，到了老年——嘿，你看罷！日子越過越快，一轉眼就上了年紀。我從前不是的啊？——簡直打得老蟲死哩。」

那個不好意思地笑着。眼睛祇看着那個駝背老官收拾東西——手裏那些油灰麻筋什麼的似乎很重，這老官的腰背給墜得更加彎了些，還一面咳嗽着。

這有什麼好看的人家好好地跟他說話他倒不聽！

「唉，我不過是關切你的話，」長豐大叔捶着自己的腿。「信不信橫豎在你。年紀青的時候莫瞎攪，錢也該用得把細些，到老年……」

「我並沒瞎攪呀。」

前面有個興高彩烈的嗓子在那里喊華老九。這個很沒辦法似地打打眼色，實在想要走過去。長豐大叔感到胸脯上給壓了一把。可是他現在還能夠把這年青人留在他身邊：

「錢呢，你問劉鬍子支了沒有？」

「老板正替我想法子嗎。」

這老頭兒繃着臉說：

「唔，我講給你聽：同鄉人祇管是同鄉人，銀錢來往是要攪清楚的，你講是不是？這個月的利錢——」

該替我——你自己講罷。」

兩雙眼睛對了會兒。華老九的垂了下去。

「我如今——我正是——」華老九很為難地動着嘴，一面蹲了下來。「你老人家曉得的：我的老娘在

屋裏打餓肚。上回子問你老人家借的十塊錢，一寄回去就還了印子債：連本帶利九塊多。大叔替我想，如今我屋裏吃什麼子呢？」

「好啊，我背了個落殼！」

說了就把棉襖領子扣上，還束緊了腰帶。他埋怨着：

「少跟人家去賭錢吃酒不就好了？一講起來——幾角錢利息都還不起。」

「我幾時吃酒賭錢的呢？」

不過長豐大叔沒理會他的，祇顧自己往下說：

「「嗯，我就該死！五十來歲了，無依無靠的——倒還把大花邊漂到水裏！」

那個咬咬牙，古銅色的腮巴肉隆起了一下：

「大叔放心：我咬了泥也要還的！」

這就站起走來了開去。

那個鴨蛋黃似的太陽全沉下去了。地平線上拖着一抹紫灰色的雲，把天跟地縫成了一片。對面一線黃土岸——也漸漸黯了下來。祇有下水船的帆片還給殘暉照着，好像塗了一層金一樣。

江心裏那艘外國鉄駁沉甸甸地吐着煙——越來越濃，越來越重，叫長豐大叔覺得牠正沉到了他心底裏。

他吹口哨樣的噓一口氣，擺出滿不在乎的樣子站起來。往珠牙子他們那邊走幾步，又打了回頭。他知道他們正跟華老九在那里談到他，他們的眼睛正釘着他的脊背。

「這些油渣子，」他小聲兒罵，想要得到同情似地看駝背老官一眼。「他們一門子跟我作對，把同鄉人看做個仇人！」

閒散地往西踱了一些路，站到了石階旁邊。

麻石砌得整整齊齊的，顯得很莊嚴的樣子。上面有一版一版的黃印，這是夏天漲水時候的痕跡，好像塗了油漆一樣。一截從前關卡上的粗鉄練——孤零零地掛在那里。石縫裏沁出一條黑色的髒水，在灘上灣灣曲曲滾到了江裏。

緊靠着這高岸邊，一艘沒打好的漁船給木架架在那兒，顯出一付破爛相。長豐大叔敲敲牠新裝上的樅頭，搭搭船底的杉木。一發覺老板走過他身邊，他就大聲說：

「本地木匠真不是傢伙！你看看這個「拐」，你看看！這是什麼好桑木呀——疤頭孔腦的！」

他右手摸着那些療牙一樣的「拐」木，搖搖腦袋：

「噯，本地人都是這些貨！」

那邊可有人接起腔來，一聽就知道是珠牙子：

「落實講：本地人倒還有天良哩。」

於是珠子又提起上兩個月那回事：本地的葛木匠借給了他兩塊錢，沒說起要還，更沒說起利息。他對華老九噴着唾沫星子，撈起了袖子，好像要打他似的。

這里華成生就在華老九跟前擺出了堂哥哥身份來：

「老九你呀——簡直是個蠢豬！告訴你借不得，借不得——你偏不聽！這下子看你哪！你去上吊罷！」

那個沒辦法地咬着嘴唇，盯着高岸上那排關署紅洋房。

「莫着急！」王十馬面用力頓着他那張長臉。「我們大家賭個吧：就是當掉褲子——也要幫你還了那

十塊錢閻王債……什麼傢伙！人家屋裏老小打餓肚，他倒來逼死逼活！」

長豐大叔瞪着眼瞧着他們，臉上的紅疙瘩發了紫。他用沉着的步子走了過去。說話聲音氣得打顫了：

「何苦呢，何苦呢……事不干己……」

十來雙視線一下子掃到了他臉上，叫他覺得彷彿聽見「刷」的一聲响，還彷彿那些眼光的鋒頭是些摸得到的東西——猛的他皮肉上一刮。

王十馬面往他跟前突進一步。腿子蹣跚得開開地站着。兩手叉着腰：

「事不干己呀……眼看着他給人逼得要尋短路——叫我們莫開口啊？」

「你叫我怎樣呢，你叫我？」他腿子也發着抖，可是拚命撐着勁——不叫人家看見他這弱點。「就是親

兄弟也該明算賬……我要是多問他要了一個爛眼錢——我就遭天雷打！」

人們慢慢擁了過來，就是光二嫂也腆着個大肚子站在高灘上張頭探腦的：她生怕她男人喝醉了跟人打架。劉鬍子幌着臂膀勸着，很煩躁地皺着眉毛。駝背老官用實鼻孔的聲音叫着：

『莫吵莫吵！有話就好好講囉——自家人！』

關署裏的一個衛兵走下石階來，對他們打着莫明其妙的手勢。可是長豐大叔已經給人搭開了。

劉鬍子瞅了那個衛兵一眼：

『吵囉，吵囉！吵得衙門不准我們在這里做活——大家散場！』

可是長豐大叔還在那里嘟囔：

『他們欺善怕惡，祇會跟我這個孤老官作對……同鄉人在外頭，總有個幫忙的時候，你講是不是。他們明日子要是跟我告個急——這也是常事啊。噯，他們沒借過我的錢，就來撐神氣了！』

他的聲音好像給那些青灰色的煙罩住了，聽來覺得有點發悶。關署洋房裏的燈光斜射過灰撲撲的灘上，有力沒氣地雲看黯紅色的眼睛。到處都滾着一股柴煙味兒。

江對面慢慢模糊起來。天上那些濃雲顯得很沉重，彷彿正把地平線使勁壓了下去。

長豐大叔用冰冷的指頭摸摸臉上的紅顆子，長長地透一口氣。胸口可總還給束住了一樣的不好過。他

祇是很悶地想着：

『我交了什麼鬼頭運啊？』

灘上橫七豎八躺着一一些爛木材，幾根碗口大的杉木棍子。旁邊歇着一個沒有用的舵，蒲扇樣的舵板上爬滿了黑疤痕，還長着兩行白霉點。一個鐵錨也斜睡在那里，錨尖戳到了土裏面。

地上的碎磚給駝背老官踢得壳落壳落地響；他正費勁地跨着步子，好像腳上帶了鐐似的，把那些木材收拾起來。

「真是造孽！長豐大叔的心忽然往下一沉。『唉，造孽！』」

那個駝背老官跟他一樣，也是個沒親沒戚的人。不過年紀比他還大，過的日子比他還不如。整天的呵着腰忙這忙那，每天可祇有毛把工錢。駝背老官沒學出一行手藝，祇是在這里打雜。

「哪個叫他從前那麼瞎耍呢？祖產耍個精打光，又沒學一行本事——到老來活受罪！」

他想要去替駝背老官幫一手，可是他沒起身。他長豐大叔也上了年紀，如今歇了工這麼久——右膀肉還在那里跳呀跳的。左膀子還覺得拿鑿子時候那一下下的斧頭的震動。

然而珠子奔了過來，一把搭開了駝背老官，嘴裏罵開了：

「娘賣腸子的！——你要死啊？重傷風這多日子，叫你歇下子氣——你偏不聽！這里有這多的人，你怎麼不喊一聲呢？你又不是啞巴！」

大家七手八脚把這些木材抬到一個小茅棚邊——一根疊上一根。接着抬起那個鐵錨來靠在旁邊挨着。鐵鍊子鏘鏘地叫，笨頭笨腦的給搭到了那疊木材上，把牠們拴了起來。

「駝背老官簡直是發黑眼暈！老板劉鬍子埋怨着：『明日子你要是再這樣子——我們把你關起來！』每回聽到了這些責備，那個老官就傻里巴機地瞧着他們，好像一個犯了過的小孩子站到了大人面前。然後害臊的樣子垂下了眼睛，用右手摸着破軍衣上的銅扣子。」

忽然——長豐大叔感到什麼地方一陣痠痛。

「哈呀，真親熱！」他嘴角上的皺紋抽動了一下。

這麼一個駝背——他們倒着實看得起他。他長豐大叔就祇是個陌生人，是個仇人，誰都要挑他的錯。他靜靜地看着他們的動作。他們的臉孔漸漸給夜色凝得模糊起來，祇瞧得見那些身子的黑影：似乎十來個人都結成了一個整的東西。他覺得他們的話聲簡直是些小刀片，把他心頭的什麼——一下一下地挖空了。

那個駝背老官跟在他們後面。大得不相稱的黑棉褲像是給水泡漲了的，這里那里都書着裂縫：還隱隱約約看得見那些綻出來的白棉絮。

逗他們關切的——就是這麼一個人！彷彿他長豐大叔還不如他似的！

「哼，假仁假義的傢伙！」

四面都靜下來了，祇有江水泊泊地在那里哼。泥灘一直往西頭歪頭扭腦地擴開去。到二十來丈的遠的地方——石砌高岸忽然突出了一塊，帶付滿不買賬的派頭佔了灘上一方地。那上面蹲着一堆人：大概是